

漫步遐思录

[法] 卢梭著
张民译

LA1109/110

目 录

孤独者的自白·····	(1)
大自然的启示·····	(9)
晚年的苦思·····	(18)
谈真话与谎言·····	(31)
欢乐的圣皮埃尔岛·····	(46)
善意的困惑·····	(55)
植物学畅想·····	(65)
苦行者的天性·····	(78)
深切的追悔·····	(90)
探根究原·····	(103)

孤独者的自白

现在，在这个世界上我变得孤单一人了。除了我本人，再也没有任何兄弟、邻居、友人、社会。一个最喜欢交朋友、最看重情感的人，已经被他们团结一致地赶出人类。他们在愤恨的千方百计的发泄中找寻，无论是哪一种折磨对于我这颗敏锐的心来说都是最残忍的。他们因此便把连结着我和他们的所有联系粗野地斩断了。原本上我是爱着这些人的，丝毫不在乎他们如何待我。他们也只是在失去人的本性时，才能够失去我的爱。所以，对我来说，他们都变成了圈子外的人，不认识的人，到后来都消失了，或许他们早就希望如此。我本人呢？失去了他们，失去了一切，我到底是个什么模样呢？这恰恰是我准备考虑的。糟糕的是，在考虑之前，我不得不首先回顾一下我所处的环境，这是我必须思考的一条路，只有通过这条思路，我才能够从他们谈到我自己。

在这十五年多的日子里，我就一直置身于这种光怪陆离的境界中。至今我仍认为这是一场恶梦。我一直在幻觉：我被消化不良折磨；我总是不能很好地睡眠，闭上眼睛很快又会马上醒来，但是，当我和老朋友相见时我的痛苦马上会消失大半。我肯定是在自己都没有感觉的情况下完成了一个飞跃：一个由清醒到昏睡，或者更准确一点地说，是由生到死的飞跃。我不知道是怎样超越了事物的正常规律，突然落入无边无际的昏暗中。在这一片昏暗中，我看不到任何东西，我越想知道我如今在什么地方，我就越不能清楚地知道处在什么位置。

唉！那时，我哪能料到这个等待着我的命运呢？现在，我

碰上这样的命运，我怎么还能事先设想它？扪心自问，我当时能想到，有那么一天，我这样一个人（我以前是，如今仍是这样一个人）竟然会变成或者竟然会被他人不容怀疑地当成怪物、放毒犯、刽子手吗？我能料想到，我竟然会被人们所不齿，被坏蛋所戏弄吗？我能料想到，行人唯一能向我表达的所有敬意，竟然是朝我身上吐口水吐唾沫，现在一些人竟然一致恨不得活埋我才高兴吗？在这莫名其妙的变化开始时，我没有一点准备，因此非常惊讶。我的激动、我的愤怒令我一下子落入一种妄幻中，——整整过了十年，它才逐渐平静下来。在这十年里，我一误再误，一错再错，做了一件又一件蠢事。因为自己的许多不小心所以使得掌握我命运的人有那么多的把柄——他们巧妙的进行利用，慢慢地便无可改变地决定了我的命运。

我激烈地、白费力气地进行过长时间的反抗和斗争。我根本不会投机取巧、实施计谋花招，也不会逃避躲藏，提防；我完全是那么直率、真诚、暴躁、容易生气，我越是抗争就是让自己越是捆得紧，甚至还经常被他们钻了空子，事实上他们是决不会轻易放过我的。我最终意识到，我的所有努力都是白费，烦恼也没有任何用处。因此我就采用了现在唯一一个可以使用的方法，那就是听从命运的安排，不再去和必然作费力不讨好的抗争。我顺应天命，所承受的痛苦和磨难反而少了许多。这是因为，听天由命带给了我平静，这种平静和那些无谓的抗争所带来的一直不停的骚动原本是联系不在一起的。

还有一件事情也让我得到平静。加害于我的那些人，在想尽办法地发泄仇恨时，因为恨我至极，所以才忘记了这一妙计，那就是：假如他们对我迫害得越来越厉害，希望给我不停地制造新伤口，那就可以无休止地折磨我了。假如他们狡诈地故意留一点希望给我，那么现在还能把我控制住。他们完全可以拿诱饵来引诱我，让我受到大家的取笑，让我因不断地希望破灭而感到痛

苦、难过。可是，从一开始他们就把所有办法都使出来了，不仅没有留给我会一旦结束的希望，还把他们自己搞得毫无办法了。他们令我所受到的诬蔑、欺辱、嘲讽、羞辱，也没办法再升级而只有越来越少了。对于这些，我们双方都是彼此没有办法的。他们再也没办法对我增加迫害，我也只好逆来顺受、自认为没有办法逃脱这场劫难了。他们的性子太急躁，让我所受的苦难一下子达到最大限度。现在，就是用尽人类的所有智慧，再借助地狱的全部诡计，也没办法再增加苦难。身体的折磨不仅没有增加我的痛苦，反而让我通过这种折磨来排除苦恼。倘若身体的痛苦迫使我叫起来，或许因此不会发出苦闷的呻吟。我身体的剧痛也许还会暂时停止我心灵深处的痛苦。

他们既然已经把事情做绝了，我还有何害怕他们的呢？他们既然不能把我的境地变得更糟糕，也就别想让我心里忐忑不安了。他们让我从忧虑重重和恐慌不安这两种灾难中永远地解脱了：像摆脱了重担。真正的灾难是不容易让我就范的。我亲身体会到的灾难，我反而是能够忍受，可是我却无法忍受我所预感到的那种灾难。我的幻想力，曾经受到过刺激，会把灾难联系起来，一遍又一遍地思考，把它们扩大、升级。对痛苦的等待和实际上大祸临头相比令我更加难受。对我而言，恐吓比打击还要可怕。一旦灾难临头，事实便抛开想象，还其真实的内容。我于是发现，这些灾难和我原来所幻想的相比，要小得多。在此情形下，因为一切新的害怕都解脱了，不安与希望也摆脱了，仅仅只有习惯就能够使我慢慢忍受一种没办法更糟的境况。而当这种情感慢慢冷淡，那些灾难是再也不能复燃它的。这就是迫害我在百般发泄仇恨时，带给我的好处。这令他们失去了制住我的所有可能。以后，我完全可以讥讽他们了。

我的心理彻底平静了，还不到两个月。从那以后，我就再不怕什么了，但依旧抱着希望。就是这个希望，一会儿令我信心

满怀，一会儿令我情绪低落，一刻不停地在骚扰我。一个使人悲伤的意外事件，终于抹去了我心头这缕微弱的希望之光；并让我看清，我的命运早已无可挽回地冥冥注定了。自此之后，我就彻底逆来顺受了，因此又重新拥有心境的平静。

当我最初觉察出这个阴谋的根本时，就永远打消了在活着时使公众回归于我的主意——这种不再可能是双方都愿意的回归，甚至在以后也是没有什么用的。他们回归于我，也是白搭，他们再也找不到我来了。他们曾经令我产生的看不起他们的念头，使我认为同他们来往让人觉得没什么兴趣，甚至是一种负累。我独自一人相处会比和他们在一起要幸福得多。他们已经把我心中的对于社交的柔情夺走了。等到我现在这个年纪，这种柔情是不可能再次发芽生长的，此刻已是太晚了。现在不管他们是对我施恩惠，还是对我进行迫害，他们所做的一切，我都平静面对。无论这一代人做什么，对我而言肯定是没有没什么很大关系的。

尽管是这样，我依旧着眼于将来。我认为，会有比较出色的一代人，他们只要检查一下这一代人对于我的判断和我采取的态度，就能轻易识破在前面引导他们的那伙人所耍的阴谋诡计，就能看出我真正的为人。这个希望驱动我写出了《对话录》，让我进行了千种疯狂的尝试，以便让它流传后世。虽然这个希望很遥远，却使我的心处在激情之中，就如同当初我还在本世纪寻找一颗公正的心时一样。我的这些希望依旧使我贻笑于当今一代，我远远抛开这些希望也还是没有任何用处。我在《对话录》中详细描绘了我心存希望的各种原由。但是我错了，所幸我认识得非常及时，这才在归天之前拥有一段毫无忧虑、恬淡安静的时光。它从我所讲的那个时候开始，而我有理由这样去想，它不会再中止了。

在几天以前，新的思索让我认为，我曾经希望众人归心，那是绝对错误的，就算是在别的时代也是这样。要知道，在有关我

的问题上，群众被极为仇恨我的那些团伙中的一些人所引导。那些少数人总是要死亡的，但是那些团伙却不会灭亡。在那些团伙中，那同样的激情将一代一代传下去，他们那永远不会消除的愤恨正同鼓动起这股愤恨的恶魔一样，具有永不消失的活力。当我的全部的敌人死亡以后，医生们和奥拉托利教徒们还将会活下去。就算迫害我的人就只剩下这两伙人了，我还是会相信，就如同他们在我活着的时候曾使我没办法安宁一样，他们同样地不会给我死后的名声以更多的安宁的。随着时间的流逝，我曾经冒犯过的医生们也许有可能怒气慢慢消失了。但是，我热爱和崇敬的、我非常信任而又从未得罪过的那些奥拉托利教徒们，这些教会里的人、半真半假的僧侣们的怨气将永远不会平息。他们绝对不会原谅我那完全就是因为他们的不公平所造成的罪行。而且因为他们竭尽全力挑动和坚持世人对我的敌视，和他们相比，世人会更难平息怨气。

我在这个世界上万念俱灰了：再也不会会有谁能够对我施恩或者陷害。在这个世界上，我别无所求，也没有什么好害怕的了。我在这深渊之底反而觉得安静自由，尽管不走运、倒楣，但是和上帝一样超脱！

从此以后，我周围的一切都与我不缘了。在这个世界上，我再也没有邻居、知音、弟兄。我活在地球上，就像生活在一个陌生的星球上。我或许是从我原来居住的星球上坠落到这里的。如果我在自己周围认出了什么，那只有令人痛苦的一些事。当我看到我接触到的周围的东西时，总会发现某个东西让我气愤、轻蔑、令我悲伤、忧愁。让我从我的脑海里把这些我越想越苦恼而又无济于事的伤心事撇开吧。在这寂寞的残年，既然我只能从本身中寻求安慰、希望与安定，我不需要、也不想为自己身外之物去花费力气。我正是在这种境界中，继续着我以前称为“忏悔”的这一严肃而诚恳的自我反省。我把最后的空闲时光奉献给

了对我自己的研究，提前准备不久将要作的自我总结。让我们完全沉浸在与我的灵魂交谈的温馨之中吧。这是别人唯一不能从我身上夺走的。如果我对我的内心倾向作认真的思索，把它们整理得更好些，并更正可能存在的偏差，那么，我的这些思想绝对会有用。虽然我在这个世界上没多大作用，但是我绝不会把我最后时光随随便便打发掉。在我每天的散步中，总会有让人向往的思索浮上心头。遗憾的是我已忘记它们了。我就是要把还能想起来的变成文字。以后，我每当重新回忆起它们时，这种快乐一定会油然而生。我只要一想到我的心灵曾经达到的境界，我就会把那深重的痛苦、迫害我的人以及我所承受的委屈侮辱全都忘记了。

这些手写稿，准确地说，仅仅是记录了我那些幻想的不在乎形式的日记而已。这里面，有关我自己的占了大部分。因为一个寂寞者，他在思考的时候，自然会想到自己的更多。另外，只要是我在散步中脑海里出现的种种古怪想法，在这里也将占有位置。我将依据回忆来陈述我所思考的东西。我的叙述很少有内在联系，就像头一天的想法和次日的想法极少联系一样。尽管这样，但通过认识在我所处的古怪境地中，被我的心灵看成是精神粮食的那些感情和思想，总还能够获得对我的本质和习性的新认识。所以，这些手稿可以看成是我的《忏悔录》的补遗。但我不再用这个标题，因为，我不认为还有什么配用这个标题的东西要说了。我的心灵已经在厄运的洗涤中净化了，就算我细心地探索它，也几乎找不出半点残存的值得谴责的习性。世间的友爱之情既然已从我心中消失了，我还有何好忏悔的呢？我没什么可赞颂自己的，也没什么可责怪的，因为我以后在世人中间是个不存在的人了。既然我和他们之间再没有真正的联系和真实的交往，我也就只有这样了。我所做的每一件善事，都会变成恶事；我的每一个行为不是害了别人，就是害了自己，于是，自己遵守自己就

成了我唯一的义务，我要尽最大所能履行我的这种义务。虽然我的身体疲惫不堪，但我的心灵依旧充满活力，它依旧在产生种种感情、各种思想，它们内含的精神生命，好像因为眼前的、世俗的利益的毁灭反而增强了。我的身体只是我的一个包袱、一个阻碍，我要尽量地提前摆脱它的束缚。

这么古怪的境遇，的确也值得进行一番寻觅、陈述。我最后的空闲都花费在了这一寻觅上。为了使它成功，就不得不有条不紊、讲究方法地进行，这对于我来说是没办法担当的。这样做甚至会让我远离我的目的，即认识我的灵魂的各种变化以及这些变化的持续性。我将就某个方面探测自己，就像物理学家们为了搞清楚每天空气的情况而进行的探索一样。我要窥测我的灵魂，倘若我把这些探测进行正确的组合和反复的研究推测，就可能得出物理学家们所得出的同样准确、可靠的结论。但我无心做到这一步。我只需记录它们下来就心满意足了，并且不想使它成为体系。我做的事情和蒙田做的事情是一样的，但是我的目的却大不一样。他的《随笔集》完全是为他人写的；而我写我这部《遐想集》则彻底是为了自己。当我更老时，快接近死亡时，重新回忆起这些幻想（如果我那时还能像我所希望的处于我如今的境界中），一定会勾起我在写作它们时所感受到的温暖，并让那些失去的岁月在我眼前重新出现，甚至可以说重复一次我的生命。我依旧可以享受（虽然别人不愿意）我曾和他们来往的乐趣。苍老的我将和我自己共同生活在另一个年代，就好像是和一位比较年轻的朋友生活在一起。

当时我写《忏悔录》和《对话录》，曾经为了躲避我的迫害者无情地迫害，让我的作品流传后代而煞费力气。现在我写这部作品，就不再有这种担心了。因为，我知道担心是于事无补的。得到人们较为公平地看待的这一愿望已在我心里消失了，它只给我留下对命运的极大的冷淡，只给我留下这些能够证明我的无辜

的真实作品和物品——或许它们已被销毁了。让他们看到我的言行举止吧，让他们因为我的手稿顾虑重重吧，把它们抢走、毁灭、涂改伪造吧。自此以后，我对这一切都毫不在意了。我不会隐藏它们，也不会拿去公布给世人。就算有人在我活着的时候从我手里夺去它们，也根本剥夺不走我写它们的乐趣，剥夺不走我对这些内容的记忆和那些寂寞的思考。这些手稿是我思索的结果，这果实的源头只有在我心灵枯竭时才能干涸。如果在灾难降临开始的时候，我便能非常明智地不去和命运抗争，而是采取我今天采取的这种做法，那么，那伙人所进行的所有努力和使人恐怖的所有计谋都会在我身上不起作用；他们就不能用任何阴谋干扰我的安宁，就像他们今后不能用任何手段来达到这个目的一样。让他们随心所欲的尽情侮辱我吧，但是他们决不能阻挡我尽情享受我的清白无辜，平平安安地终尽我的天年。

大自然的启示

我曾经制定计划，要描绘我的灵魂在一个人所能处的最古怪的环境中的每天的状态。当初，我觉得，要做这样一件事情，最简明可行的办法就是真实地写下我那些寂寞的漫步和弥漫在漫步中的幻想。——那时，我的心相当自由，思绪可以澎湃不已。只有在这些寂寞与安静思考时，我才可能是真实的我，才是与我的本性相符合的我，我才既没有忧愁又没有约束。

但是不久后我就发现，要实施这个计划，已经太晚了。我的幻想力已没有以前那么丰富，再也不像往日那样，一旦看到令人可能想象的事物就活跃起来。以往想象所能引起的那种兴奋已不那么令我沉醉。在幻想力的产物中，最多是不知觉的回忆而并非是新的创造。我觉得身上有种让人感到很舒服的疲乏，精力也逐渐减退。我的心灵需要费些功夫才能跳出它那苍老的外壳！假如我根本不希望于我所盼望的状态，——我盼望这种状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有这种权力——我便只有依靠回忆而生活了。所以，为了在快要死亡时剖析自己，我起码得从前几年一直追究到当时，——那时，我在这个世界上失去了全部希望，在人间再也寻觅不到我心灵所渴求的养料，所以慢慢习惯于用它本身去滋补它，全部的养料也在自身中找寻。

这一源泉，尽管被我发觉得太晚，却极为丰富，不久就足以替我偿还一切。反躬自省的习惯，终于让我丧失对所受痛苦的感觉甚至记忆。就是如此，通过我自己的经验我知道：真正的幸福来源于我们自己；对于一个真正理解幸福的人，别人用尽办法也无法使他真正失败。四、五年以来，我常常感悟到慈祥而温柔的

灵魂在静观时所能获得的喜悦和欣喜。这些沉醉和高兴是我偶然在一个人散步时感觉到的，这全部是我的敌人们赠送给我的欢乐。没有他们，可能我一直不会觉察到、不会认识到我自己本身所拥有的这些宝贝。这些宝贝这么多，如何真实地详细写下来呢？我重新回忆起这些甜美的幻想时，我并非是记叙它们，而是再一次陶醉在里面了。这种情形本来是伴着对它的回忆而来的，一旦根本感觉不到它，马上就会中断对它的认识。

我有个计划，要给我的《忏悔录》写续篇。在以后的许多次散步中，我对这种效应体会很深，尤其是以下将要提及的那次散步。那一次，一个出人意料的事件发生了，它中止了我的思路，并在一段日子里把我的思路改变到另一方面去了。

1776年10月24日星期四，中饭后，我顺着林荫大路一直走到谢曼韦街，通过这条街登上梅尼尔蒙丹高地。然后走上穿过葡萄园和草地的小路，一直来到沙洪纳村。然后我转了一圈，想找另一条路经过原来的草地回去。优雅的景色总是使我快乐、兴趣盎然。我就如此悠悠哉哉来回走动在草坪上。我时而停下来全神贯注地看着绿草地上的花草。我注意到其中有两种植物在巴黎附近很少见，而在这里却到处都有。一种是毛莲菜，属菊科类；另一种是镰叶柴胡，属伞科类。这一发现令我高兴满怀，在那儿喜悦了很久。后来，我又发现一种在高山地区极为罕见的植物，叫水生卷耳草，虽然碰到了那个意外，我依旧从身上带着的一本书中寻到了它，将它夹入我的植物标本集。

我还瞧见别的几种依然在开花的植物，我来回走动对它们进行细心的观察。它们的形状和属性是我所不陌生的，这反倒也给我增添了兴趣。以后，我就抛开这些琐碎的观察，陶醉在全部这些带给我的极为舒服而且更打动人的美感里。近段时间以来，已经收获完葡萄，城里的游客也已经离开。农民们陆续离开农田，去做冬天的活了。原野上仍旧绿得可人，但树上的叶子已有的飘

落了，有些凄凉的感觉，带给人寂寞和冬天就要来到的印象。这种景象，把温和和荒凉的感觉混和在一起，同我的年龄和情形的确很相像。我不知觉地把它和我自身的身世连结起来。我认为我这一生清清白白命运却有许多折磨，已到了老年，虽然心仍然拥有活跃的感情，精神仍然饰有几束花朵，可是这些花已经由于忧愁而凋落了，由于烦扰而干枯了，我孑然一人、孤单一人，已经觉察到寒冬来到了。我的幻想力越来越少，没办法再创造如愿的实体，去赶走心头的寂寞。我总是叹息地自己问自己：“我来到人世界走了一趟，但我倒底做了些什么呢？我一生下来就是为了生活的，我还没有生活过就要死亡。这起码并非是我的错误。制造我生命的上天啊，虽然我因为别人不准许而没能对你作出善举，可我最起码能够把我那被欺骗的良好愿望、那健康却未得好果的情感以及在那群人的轻视中经受了考验的耐心作为贡品奉献给你。”思索到这些，我心头一软。从我儿童时代开始，到我的中青年，再到他们强迫我与世人中断交往，我将结束残生的漫长的躲藏时期，我心理的种种活动，我都要进行一番回忆。我骄傲地回想起我内心的所有感情，十分温柔却又十分盲目的思念和我这几年精神赖以生存、安慰多于忧伤的想法。我想把它们回想起来进行写作，而且带着我当时花费在其中的那种一样的快乐。那日下午，我就是在这种恬淡平静的思考中打发的。当我带着对这一天的满足心情喜悦万分地回去时，一个意外突然发生了，把我从深深的幻想中喊醒。

六点前后，我正从大概与“风流园丁”相对的梅尼尔蒙丹往下走时，猛然，几个走在我前面的人突然躲到两边去了。这时，我看到一只壮实的丹麦狗迎面向我冲来。它在一辆漂亮高级的四轮马车前疾速奔跑，看到我时已经没来得及停住脚或者拐个弯儿。我当时在想，唯一不被撞倒在地的办法就是高高地跃起来，使这只狗正好在我腾空的时候从我底下穿过去。这就是我出事前

的最后一个念头。它一晃而过，比闪电还迅速，我根本来不及细想或行动。我没有意识到被碰撞、摔倒以及后来发生的一切，直到我醒来。

临近入夜时，我苏醒过来。三四个年轻人在旁边搀着我，和我说刚才发生的事情。那只丹麦狗来不及收住脚，猛地冲到了我的两个腿上，狗的体格太大、速度太快，撞得我头朝前摔倒在地下：我的上颌碰在一块不光滑的铺路石头上，承担着我全身的份量，尤其是我正在下坡，因此就重重地头朝前栽倒在地上了。

狗的主人的四轮马车马上驶了过来，假如不是车夫立刻勒住马，说不定马车会从我身体上辗过去的。我所了解的就是这些，还是从那几个把我从地上扶起来，并且在我醒过来之后还一直扶着我的人那里知道的。当时我所处的情形十分古怪，在这里有必要说一下。

天已很晚了，我模糊看见天空、几颗星星和一些翠绿。这最开始的感觉真使人快乐。我凭着这些来感觉到自己的存在。我逐渐醒过来，似乎觉得我那轻悠悠的生命充满了我所看到的所有东西。因为太注意眼前这一切，我记不起别的什么东西。我对本人自己也没有任何清楚的概念，也根本没有感觉到刚才发生的一切；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完全不清楚。我没有疼痛，既不害怕也不忧伤。看到我在流血，就好像看到溪水流淌一样，丝毫没想到是我自己身上的血，我觉得全身有一种让人心灵恬然的神秘感，每当想到这些，总找不到我的平生乐事中有哪一件能够与它相比美。

他们问我家住在哪里，我无言以答，我问他们我这是在哪里，他们告诉我，在上波尔纳。但是在我听起来就仿佛是说，在阿特拉斯山。他们只得反复询问我，住在哪个地区，哪座城市，哪个街区，即使这样我还是没搞清楚我本人。我必须得从这里走到那条林荫道，才能想起自己的住址和姓名。一位陌生的先生，

心地善良，和我呆了好一阵子，了解到我住得很远，便建议我到神庙那里找一辆出租马车回家。我走得相当稳，步伐轻快，一点也没感觉到疼，也没感觉到受了伤，尽管还在大口大口地咯血。我只是冷得打哆嗦，受伤的牙齿发出格格响声，极为难过。到了神庙后，我心想，既然走起来很轻松，还不如这样继续走回家，免得冒坐在马车里冻死的危险。我坚定的走着，绕开阻挡的东西，避开马车，辨识着路，就像我的身体没受伤时那样。就这样，我一直走过从神庙到布拉特里耶街的半里路。回到家了，我打开装在临街大门上的暗锁，在漆黑一团中摸上楼梯，终于回到了家中。除了直到那时还没有察觉的那一跤及其后果之外，没再出别的事。

我的妻子一看到我便脱口大喊起来，这让我意识到，我所受的伤比我认为的更严重。一晚上过去了，我不感到自己受了伤，甚至没有觉察到伤口的疼痛。第二天我才觉得疼痛。我发现，上嘴唇仅仅是外皮还较完好，皮下却一直裂到鼻子；上颌的四粒牙齿歪得陷了进去，外面那块脸皮肿得突了出来；右拇指扭伤，肿得如同胡萝卜；左拇指也受到严重挫伤，左臂扭伤，左膝隆起，痛得没办法弯曲。不过虽然伤痕遍布，却没有哪里被撞碎，甚至也没碰掉一颗牙齿。在这么重的一跟头中，也可以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这是事故发生过程的真实描绘。没过几天时间，巴黎就到处在传此事。可是它已被改变、扭曲得毫无原来的样子，简直没办法让人辨认。这件事会被歪曲否认，我应该早就料到。但那里面掺和着那么光怪陆离的情节，凑合着那么多让人难以理解的话语和想说又闭口不言的神情，再加上人们和我谈这件事时小心得令人好笑，结果这迷魂阵把我弄得心里不安了。我素来厌恶模糊的事情，一旦它们出现，就一定带来我的反感。这些年来，一些不清不白的东西围绕在我身边，这种反感也就更是有多无少。在那

时的各种怪事中，我只要点出一件，就完全可以推断其他的：

警察署长勒努瓦先生，原本与我一点也不认识，却派他的秘书来打听我的情况，还透露他愿意提供紧急帮助给我。可惜在这种境界里，我并不认为这些帮助对减轻我的痛楚有多大用处。那秘书还是使劲一再地催促我接纳这些帮助，以至于说，如果我不信任他，可以直接给勒努瓦先生写信。他们是如此迫切，神情中又带有几分神秘，这让我明白某种我不知道的秘密肯定藏在这里面。事实上，完全不需要如此来恐吓，何况我又受了伤，发着烧，人置于兴奋不安的情形里。我进行了许多个令人担忧和不开心的推断，把我周围发生的事情全都作了推测。这些推测与其说体现了一个心灰意冷的人的冷静，倒不如说表现了一种发烧带来的头脑发热。

一件事又发生了，终于完全打乱了我的平静。奥莫瓦夫人找了我好几年，我也搞不清楚为何。她那心怀鬼胎的小礼物，没有缘由而又没意思的一次又一次的到访，都足以告诉我：这一切包含了某种坏心，可是我又看不出来。她曾告诉我想要写一部小说呈送给王后。我也和她谈了我对女作家的看法。她对我说，这个计划的目的在于恢复她的财产，因为这个她需要获得保护。我对于这个没有作出什么反应。从那以后，她又告诉我，因为她没有办法接近王后，只好决定把她的书公布给世人。向她提出建议，已经来不赢了，何况她也没有向我征求意见，也不见得会听我的话。她以前告诉我，要我瞧瞧手稿，我请求她千万别这样做，她也就作罢了。

一天，在我康复时期，我收到她邮寄来的那本书。它已经被装订了。我看到序言中有一段赞扬我的话。这些赞誉之言生搬硬造，故作姿态，我看了心里一点也不舒服。那其中令人觉得极为难听的吹捧是没有善意的。在这一方面，我是不会受骗的。

几天以后，奥莫瓦夫人和她的女儿来看望我。她对我说，她

的书因为一条注解而引起了非常大的关注。我以前翻阅这本书时，几乎没有看到这条注解。奥莫瓦夫人走了以后，我才把它找出来重温了一遍，并对句子推敲了一番。我觉得从中领会到了她那些来访、那些动听的话语以及序言中的赞誉之词的目的。我认定，这所有的一切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要使得世人把这条注解及其公开给世人时所引起的对作者的责怪都推托到我身上。

我没有一点办法来抵制谣言和消除这一谣传可能产生的后果，我唯一一个可以做的办法就是不再让这种谣传散播下去，不再让奥莫瓦夫人和她的女儿继续用来拜访我这件事来夸耀她自己。因此我给那位母亲写了一封短信：

“卢梭不在家里接待任何作者，谢谢奥莫瓦夫人的好意，并请求夫人不再惠临他的住所。”

她给我回了一封看上去非常真诚的信，但其中的用词和他人在同样情形下写给我的信一样。我已经粗鲁地刺伤了她那颗敏锐的心，而从她写信的口气中我不难看出，因为她对我拥有这么强烈、这么真实的情感，她是宁愿死也不堪忍受这种绝交的。从这里可以看出，任何事都表现出真实和直率，这在上层社会就是使人不敢相信的罪过。假如我只犯有一件罪过，就是不像我的同代人那样虚伪和不守信用，那么，在他们眼中，我就是恶毒和可怕的。

我已经出去了好几次，甚至时常到杜伊勒利宫漫步。我遇到了好几个人，从他们表现出惊奇神色的脸上，我猜出现在还流行着另一个有关我的，而我自己都还毫不知情的消息。我最终知道：世人舆论都在说，我已经摔死了。这个谣言广泛流传，而且那样令人毫不怀疑，以致于在我知道后半个月，国王本人和王后说起这件事时，仍在像在说一件真实的事实。听费尽心思写信给我的人说，《阿维尼翁邮报》报道了这个令人高兴的消息，而且还记得借哀悼我的机会，把为我死后准备的辱骂和仇恨提前发泄